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

宛 如 约



春风文艺出版社

2.4

宛 如 约

惜花主人 批评

萧相儒 校点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锦 州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18,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³/₄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600

责任编辑: 杨爱群 封面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0020-6/I·20

统一书号: 10158·1116

定价: 1.40元

出版说明

全称《新刻才美巧相逢宛如约》。封页正中书“宛如约”，右上镌“惜花主人批评”，左下署“醉月山居梓行”。正文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六字。板心镌“宛如约”，无上下角尾，白口，四周单边。虽题“惜花主人批评”，却无评语，也不题撰人，无序跋及刊刻年代。

此书系早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在诸多之才子佳人小说中，《宛如约》别开生面，塑造出一个前所未见的新型女性，表现了萌动于当时的新的道德伦理观念。长于人物心理描写，文字也较清隽。

关于《宛如约》的成书年代，其说不一。有人认为作于明，误。校点者认为，成书当在康熙初期，作为一说，附校点者的论述于书后。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卷

- 一回 天水佳人洗蛾眉充白面
司空学士开花径代红丝……………1
- 二回 青眼误借弹词款婚姻
俏心深偷和诗送消息……………10
- 三回 赵如子恐错过两题勾引句
司空约要分明一访列眉村……………20
- 四回 赵如子苦留意再题勾引句
司空约不放心二访列眉村……………30

第二卷

- 五回 司空约访假名真着急
赵妈妈明勾引细商量……………39
- 六回 窥半面销魂欲死
现全身信笔题诗……………47
- 七回 刻骨镂心无暇鹿鸣先报喜
怜才注意忽闻有女且停骖……………57

八回	百拜香奁自愧书生命薄 经年选阁甘怜淑女无缘.....	67
----	-------------------------------	----

第三卷

九回	豪华纨绔目不识丁 现任公卿直言无隐.....	78
十回	触目惊心急向蛾眉争坐位 轮情到底何方月老定双栖.....	87
十一回	奸人播弄计可瞒天 淑女深心巧能回护.....	97
十二回	少年及第垂涎有女之家 丑妇洞房却恨贪杯之客.....	101

第四卷

十三回	司空约苦陈情无伦无党 赵如子感生怜有始有终.....	116
十四回	执柯斧变成姊妹 验生辰分别尊卑.....	126
十五回	恶姻缘各自图谋 圣天子赫然震怒.....	130
十六回	佳人才子大团圆 丑妇蠢夫皆遂意.....	145

第一回

天水佳人洗蛾眉充白面 司空学士开花径代红丝

璧美荆山，兰香空谷，教人何处垂青目？蛾眉扮做俏书生，谁人不道风流足。鸳鸯难求，鸾期莫卜，玉堂怎得金莲屋。借他柳隐与花迎，方才有个人如玉。

右调《踏莎行》

话说前朝，浙江处州府丽水县小蓬莱山中有一地方，叫做列眉村。为何叫作列眉村？只因这村中四山环绕，秀色耸出，一望有如双黛，故相传得名。这列眉村虽然风景幽异，却去郡百里，远在万山深处，别是一天，人迹罕到，所以知之者少。村内有一个乔木人家姓赵，闻他祖上在宋朝就有做过宰相的，历来仕宦不绝，只到近日，方才都习农桑，将读书一脉，竟无人料理。虽书不读，却因山中地广人稀，田地甚贱，家家以耕种为事，遂致饱暖者多，饥寒者少。这一村虽然有千余人家，赵姓是个大族，到差不多占了一半，故赵姓子孙，最为繁衍。内中有一人，叫作赵本，娶妻温氏，二人甚是恩爱。到了三十以外，只不生子。二人着急，各处祈求。到了三十六上，方生了一个女儿。虽然不是儿子，只因生长艰难，便也欢喜。因替他起个小名，叫做如子，盖取就与儿子一样意思。这如子生得脸儿雪白，发儿墨黑，唇儿通

红，眉儿碧绿，身儿花嫣，腰儿柳弱，手儿笋尖，肩儿玉耸，眼儿比秋水还鲜，脚儿比金莲还小。赵本夫妻，已成了乡下人家，见了这样一个女儿，怎生不爱。最奇是生如子这一年，合村的桃李，并无一枝开花，盖因秀气都为如子夺了。正是：

阳有精兮阴有华，故叫遍地吐云霞。

有人占尽阴阳美，桃李如何敢放花。

不期这赵如子生来将秀气夺尽，刚得到十岁，而赵本夫妻早相继而亡，止剩得如子一人。却喜这列眉村中，富庶者多，风俗淳厚，没有小人作奸起衅，故容得如子一个小女子，领着一班村仆村妇，将父母安葬了，依旧照常耕作过日，并无闲说。

如子此时已是十岁，况心灵性慧，每每暗想道：“我不幸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孤独一身，何以自立？若日日但习学些女工针指，如何有个出头日子。”因又想道：“我又闻得，我赵姓乃旧族人家，历来仕宦不少，怎到如今，就并无一个继续书香了？”因又想道：“时常闻得⁽¹⁾读书的人方能出仕，若只居乡种田，如何能够显祖宗？我家尚有公受的祖上遗书，高高封锁在那里，何不取出来一看，看他上面是些什么，便能出仕？”因叫仆夫取出锁匙，将封锁的书橱一一开了，取出几卷来看。看来看去，却认他不得。因又想道：“书必要人教训，方知义理。”因访得有个叔祖叫做赵习古，久在村中开一个书馆，因着人送了他两挑米，请了他来，要他

教诲。赵习古因说道：“你女孩儿家只该习些女工，明日大了，招个女婿，撑持你父亲的门户就够了，读书何用？”如子道：“女工的事，女孙已知一二了。今闲居无事，求叔祖教训几个字儿，明日大了，写写帐目也好。”赵习古道：“既是这等说，果然识几个字儿也好。待我或早或晚来教你。”自此之后，如子便朝夕诵读，渐渐识起字来。读到十二岁上，读着了书中滋味，便时刻不能释手，遂将家中所藏的书籍，尽数流览。流览完了，又到族中将分去的也借来观看遍了。先学做诗，后学做文。及到了十四五岁上，竟读成一个饱学的儒生了。此时，叔祖赵习古已死了，他学问虽然有成，却无一人知道。每于花朝月夕，于是自吟自赏。到了十六七岁，有人来与他议亲。他暗想道：“我生了这等一个容貌，又习了这等一肚皮的才学，若等闲埋没在个村夫俗子之手，岂不可惜。”凡是来求婚的，遂都一概谢去。谢便谢去，心下却细细踌躇道：“幽兰生于空谷，谁则知之？宝剑必悬之通衢，方有识者。我赵如子生在这列眉村中，若只在这列眉村中⁽²⁾求配，便将这列眉村翻转了，料也无一人可为我赵如子作得配过。若守株待兔，自应甘老；若苟且就婚，定明珠暗投，安能比貌无惭画京兆之眉；较才不愧坦东床之腹。除非移居郡城，或者人可知我，我亦可以知人。若尘埋于此，便是虚生此身了。”因又想道：“我不幸父母早逝，又无伯叔兄弟，单单只我一个女身，举动便有形迹，动人耳目，怎好轻易妄行。莫若悄悄地改装做一个男子，起个黑早，偷走到郡城中去看看光景，料也无人知道。”自动这个念头，却又忍耐了几时。然朝思夕想，便就忍耐不住。因瞒着人做了

几件男衣，又叫人折了一顶儒巾，又叫人买了一双小小的靴儿，暗暗穿带起来，打扮做书生模样。又叫一个中年仆妇装做家人，贴身服侍。又叫一个老家人收拾行李盘缠跟随。家中事务，尽托付得力家人照管。诸事打点停当，遂择了一个好吉日，起个绝早，竟悄悄的走离了列眉村，一径望郡城而来。

此时正是三月艳阳天气，一路花柳争艳，十分有景。如子看了，甚是欢喜。心下暗暗想道：“外面风景如此，若不出来一游，岂不辜负繁华，令春光笑人。”因在路上或是看看山林，或是看看水，行了一里，到坐有二三里的工夫，故一口走不上二三十里的路。直到第四日，方才得到郡中。恐怕饭店中人杂、不便作寓，因寻了县前一个观音庵儿住下。正是：

花枝怕露春消息，躲躲藏藏善遮饰。

花影谁知天赋成，终吐东君好颜色。

赵如子在庵中住下，到次早起来，因问庵僧：“吾闻处州乃东南胜地，不知谢灵运当时游石门洞与遇一仙女的浣纱溪处，可还有遗迹在那里，指示一游否？”庵僧道：“怎么没有，有便有得，都在深山中，荒荒凉凉，没甚好看。相公若要游览耍子，到是城东有个司空学士的花园，十分齐整。内中千红万紫，十分可爱。且主人甚贤，每每说得投机，即便款留。相公若要耍子，到是那里有些妙处。”赵如子听了道：“既是此园有些景致，就去看一看再思量往别处未为不

可。”遂等吃了饭，叫家人在庵中照管行李，自家却带了仆妇，慢慢的向城东而来。才走不得一二里路，早看见或三五个，或六七个，或在前，或在后，都纷纷^[3]讲说是去游司空园的。赵如子便不问人，竟随着众人走去。又走了数里，方走到了。因定定神，方缓步而入，细玩园中风景。但见：

桃三攒，杏四簇，花间红树；莺百啭，燕千啼，鸟弄管弦。东数行，西数行，杨柳分垂绿幕；高几片，低几片，落花乱砌锦茵。左一折，右一折，尽是朱栏；前一层，后一带，无非密室。厅堂耸秀，玲珑巧石叠成山；池沼澄鲜，清浅活通泉作水。晓日映帘栊，氤氲春色；东风吹径路，杂踏花香。四壁图书，列海内名公题咏；满堂玩好，皆古今珍重琳琅。只就到处风流，何殊金谷；若论其中有美，无异桃源。

赵如子看见园中风景繁华，十分爱慕，便随着众人东西赏玩。正赏到得意处，坐在一片白石之上，要打帐题一首诗以纪兴。只见一个青衣家人走在面前，说道：“家学士老爷在后厅，因看见小相公少年儒雅，要请去会一会。”赵如子忽然听见，暗暗想道：“主人与我素不识面，为何请我？”因辞说道：“我乃过路闲人，因闻贵园名胜，偶尔随众一游，并无介绍，怎敢进谒大人。敢烦管家代我回复一声。”青衣家人道：“家老爷甚是爱才，今既已看见小相公儒雅风流，谅是多才，定要请去一会，怎肯等闲放过。”赵如子还要推辞，早又是一个披发童子走来请道：“家老爷立候相公

去一会。”赵如子见主人再三邀请，无可奈何，只得随这家人童子走了进来。才走到阶前，早看见司空学士行到方中，立在厅前迎候。赵如子见主人有礼，忙赶到厅前深深一揖道：“晚生小子，孟浪游园，正愧唐突有罪，乃反辱召赐登龙，何幸如之。”司空学士连忙答礼道：“声气未通，本不当轻屈识荆，然珠玉照人，又不忍失之当面，故不避小嫌，率尔邀驾。今幸得亲丰范，方遂鄙怀。”揖毕，拱入厅傍一间亭子上来。原来亭子上已先有七八个少年书生坐在里面，由一个门客陪着。众少年看见司空学士又邀了一个少年书生入来，遂俱立起身来相见。相见毕，各各叙齿坐了。左右献上茶来。茶罢，司空学士因问赵如子道：“尊兄既蒙赐顾，台姓、贵表并尊居万望见教。”赵如子因打一恭道：“晚生赵白，贱字非玉，借居县前观音庵里。匆匆不及修刺为罪。”司空学士听了大喜道：“好个非玉！赵兄连城妙境，果然非玉之可比。”司空学士一面说话，众家人早一面备了三四个攒盒酒肴在亭子中间。司空学士就邀众少年去饮。赵如子因同众少年辞谢道：“轻造宝园，得睹芳菲，已自过望，怎敢又叨盛款，何以克当。”司空学士道：“荒园得蒙诸兄过赏，三径生辉。草草薄醪，聊代卖浆之敬。”众少年见主人多情，只得叙坐而饮，正是：

人为看花杂杏来，花因客赏更争开。

谁知诗酒留连意，却是东君暗选才。

你道司空学士为何设酒留众少年而饮？原来司空学士有

一爱女，年方及笄，欲选一婿，以坦东床之腹，一时未得其人，故借游园之便，叫家人只检少年人物风流者请来一会，再托杯酒盘桓，以探其有才无才，暗为选婿之地。已非一日，故这日又邀了众少年到亭子留饮。饮到微醺之际，司空学士因说道：“我学生最爱诗酒，今既赖花鸟与春光有灵，得屈诸兄到此小酌，可谓有幸矣。然人心苦不知足，更欲邀诸兄少留数行珠玉于壁间，以志一时之胜。不识诸兄能忘主人之不贤而慨赐一题否？”众少年正饮得兴头，忽听见司空学士要他们题诗，便默然皆不出一语。赵白看不过，只得答应道：“诗酒乃文人之衣食，有何不可。但恐巴人下里，不能入阳春白雪之目，故诸兄逡巡不敢耳。”司空学士听了大喜道：“金玉决不作瓦砾之鸣，诸兄若肯赐教，自在汉唐三百之上。我学生也不敢轻听，请先饮一巨觞，以代洗耳何如？”因叫家人筛了一大爵，拿起来，对众人一饮而干，道：“我学生量本不洪，勉饮此者，聊以表求教之急耳。”众少年见司空学士吃了酒，苦逼题诗，知难回他，却又自做不出，只得同推到赵白身上，道：“赵非玉兄既以诗酒为文人之衣食，应有佳句以应司空学士之命，且请先吐琼瑶，以发诗兴。或者晚生辈得其鼓舞，以步后尘，未可知也。”司空学士细看众少年，已注意赵非玉如孤鹤之在鸡群，一时不便单索他题，得众人一推，便乘机说道：“既诸兄同推非玉兄，则非玉兄之珠玉不容再秘矣。但无空求之理。”因叫家人奉酒一觞，以润诗笔。又各各斟酒一杯以陪。又命家人送上文房四宝。赵白一来也要试才，二来而皮怕羞，也回不出，因受了道：“既承贤主人之命，又辱诸兄相推，安敢固

辞。但请司空老大人命题。”司空学士见赵白竟不推委，满心欢喜，因说道：“非玉兄美少年，自具新颖之才，若出一陈腐之题，便不足以窥其妙。”众少年俱赞说道：“老学士所论，最为有理。且请教，诗题如何便不陈腐？”司空学士道：“我想，禽兽与人同情，人既愿得佳偶，物亦宜然，故我学生欲将‘莺求友’三字为题，以求非玉兄赐教，不知如何？”众少年俱随口赞道：“好一个‘莺求友’！又恰合时令，正好索赵兄佳句。”赵白听了，也不赞好，也不道嫌，也不推辞，但默默拂开一幅花笺，提起笔来，轻轻而写。先写题道：

赋得《莺求友》以应司空老学士之教

春情悄悄逗芳心，逗得黄鹂也不禁。只觉自孤花外
啼，不知谁是柳边寻。愁他无意藏娇舌，笑我多情空好
音。倘得交交还吩咐，双飞双宿过春深。

列眉村晚学赵白非玉氏题

赵白题完，随即双手呈与司空学士道：“俚言聊以塞责，污目之罪，万望见原。”司空学士见他落笔便写，先已惊倒。及见他顷刻做完送来，便觉骇然。接了展开一看，早吐舌道：“清新俊逸，原来非玉兄是个才人。”再读到中一联，一发赞不绝口道：“意中意外，浅浅深深，无一字落人齿牙，真匪夷所思。”及读完结语，不禁拍案大叫道：“何幸今日无意中得遇非玉兄这等仙才，真快事也！”叫家人斟了一卮酒，亲自出席，送与赵白道：“赵兄美少年，相去二

八也还不远，能读书几何，就能如此风流儒雅。真是天聪天慧，使人起敬。”赵白听了，忙谦说道：“后生小子，孤陋之学，荒诞之才，只合弄文村野，怎敢当老先生如此青目？不胜内愧。”司空学士道：“我学生岂妄读人者。赵兄佳作，不独清新占翰苑之高，而又娇艳夺香奁之秀，实非等闲所能及也。”又读一遍，又赞赏一回，方传与众少年道：

“请诸兄一看，以为如何？”众少年彼此传看，无不交口称扬。赵白因说道：“小弟拙作，无非抛砖。后来居上，还望诸兄挥洒一番，以形予丑。”众少年因辞谢道：“赵兄珠玉在前，小弟辈纵搜索枯肠，亦自惭形秽矣。”此时，司空学士一片神情，已经注在赵白身上，料想众少年没有人胜似赵白，故不复索众少年题诗，故众少年痛饮了一回，遂各各辞去。司空学士也就不甚苦留，任他去了。惟赵白起身了三四遍，司空学士只是不肯，说道：“天色尚早，还有一事要求教。”赵白因又辞道：“晚生天性原不善饮，今饮醇过多，不独心醉，身已醺醺无主矣。”司空学士道：“既是赵兄不欲困于酒，怎敢相强。”因立起身来，“且到内书房去煮茗解醒何如？”赵白心下虽要脱身，当不得司空学士殷殷款洽，一时难于苦辞，只得随他又到书房中去。只因这一去，有分教：花有清香，月留淡影。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青眼误借弹词款婚姻 俏心深偷和诗送消息

陡遇奇才，醉心已注，红丝欲缚相称誉。苦辞寒素劣书生，齿牙声逗清新句。试问谁传，谦言有孺，寸心已肯陈蕃寓。怜才默吐动才人，影儿留下从容去。

右调《踏莎行》

话说司空学士见赵非玉少年，人物风流，又且诗才高妙，心有所属，故苦苦又留到书房中，叫家人煮茗解醒，与他攀谈。赵白恐怕露出本象来，几次起身要辞去，司空学士因又留下道：“学生再三留赵兄者，盖有一句心腹之言欲与赵兄商量，不知可敢唐突否？”赵非玉道：“老先生有何教谕，晚生自当拱听。”司空学士道：“我学生有一小女，今年才一十六岁。若论姿容，我学生也不敢自誉，薄薄还有可称，颇为愚夫妇所钟爱。往往蒙同官亲友来求，因富贵中纨绔居多，无一人可称王谢，故红丝赤绳，尚悬而有待。今见赵兄少年，风流儒雅，又慧才天纵，洵当今之荀倩也。天使亲接芳青，未免动一企慕之心，故勉强流连，欲有所请。不知寒门弱息，可能少留赵兄之意否？”赵白听了，暗笑其误，却只思量脱身，因忙打一恭道：“山野小子，只合求偶村

姑，怎敢妄想天姝仙子。若蒙格外垂青，真不世之奇遇也，安敢自外？但今日已久矣，敝寓观音庵，尚遥遥数里，且暂告退，容诘朝斋沐再请，何如？”司空学士听了，大喜道：

“赵兄既不鄙夷推拒，则尔我一家，荒园虽陋，岂无一榻以留宾，何必匆匆而去，不畅所怀。”赵白道：“主人投辖，固是深情，但恐陈蕃之榻非坦腹所宜居，还是辞去再谒，不至涉于流荡。”司空学士听了，愈加欢喜，道：“赵兄不独才美风流，而又能持身以礼，真快婿也。赵兄既欲辞归，不可不少带春色。况天色才昏，归途咫尺，不妨尽醉。”因命家人去重备酒。赵白复辞道：“晚生初至贵地，昏黑路生，恐涉履不便。”司空学士道：“这个不消虑得。纵使深夜，亦自有灯火肩輿相送。”正说不了，家人的酒樽早已取至，赵白竟辞不脱，只得又复坐下对饮。饮不得数杯，赵白又要辞去。司空学士笑道：“赵兄若不肯饮，想是少年重于声色，不喜静饮。我学生有一小婢，名唤小红，惯弹琵琶，待我唤出来弹一曲以侑觞，或者赵兄方肯开怀。”遂一面命家人去叫。赵白忙辞道：“蒙先生浓情，已胜于公瑾醇醪十倍，岂在声色？但恨沟壑易盈，万望垂谅。”司空学士又笑道：“此岂以赵兄重声色哉，不过借此欲留连赵兄耳。”

正说不了，只见家人已唤了一个小女子出来。只好十二三岁，虽当头挑起一个凤翘，却四围发尚披眉，身穿着一领淡淡黄衫，罩上个绣花比甲，红红白白，打扮得十分俊俏，手抱着一面小小琵琶。刚走到前面，司空学士就分付道：“我叫你出来非为别事，只因这位赵相公不肯吃酒，你可细细弹一曲好琵琶与赵相公听。若是弹得好，牵得赵相公一杯酒，我

就赏你一颗珠子。你若奉得赵相公十杯酒，我就赏你十颗珠子。你若是弹得不好，奉不得赵相公酒，我就要罚跪了。”那小红领了学士之命，因放下琵琶，忙斟了一大杯酒，双手送到赵白面前放下，因说道：“赵相公请酒，待婢子弹一曲奉侑。但弹得不佳，赵相公休笑。”赵白接了酒，忙说道：“酒我自饮，琵琶固所愿闻，然怎敢劳动。”赵白一面说，那小红取了琵琶，轻轻弹动，低唱道：

山坡羊变调

郎君俏，郎君俏，不脂不粉，偏胜如花貌。如花貌，宜嗔宜喜还宜笑。一脸儿尽皆文字娇，满身上都是风流窍。花见了，早魂消，鸟见了，应惊叫，人见了，谁一个不心欢乐。若是肯相怜，情愿与他同偕到老。

那小红口中唱，手中弹，齿牙之音又娇，弦索之声又俏，紧一阵，慢一阵，疏几声，密几声，殊觉动情。赵白听了极口称赞。小红唱完，立在面前催酒。赵白虽量不加，然到了此际，只得勉强饮干。小红见酒饮干，因又斟了一杯奉上，依旧又取琵琶去弹。赵白连忙止住他道：“佳音妙手，非不倾听快心，但恨贱量不胜杯量，焉敢复劳。”那小红那里肯听他说，竟拨动琵琶，娇娇媚媚，又弹唱了一曲。弹唱完，便立紧催酒。赵白实不能饮，因再三推辞。司空学士听了，因解说道：“赵兄既量贵不欲多饮，然诗才高妙，除非赏一首弹琵琶诗，则又胜于饮酒多多矣。”赵白听了大喜道：“若蒙免饮，情愿献丑可也。”司空学士见肯做诗，更